

丹鉛續錄

下冊

食色紳言

閩部疏

趙子昂云。吁。製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非焚香拂麈淨几。毋捲腦。毋折角。毋以爪侵字。毋以唾揭幅。毋以夾刺。毋以作枕。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予亦云爾。

廣祕笈全部五十種內關五種十八本

大阪府 臨照堂收藏

1 曾 4
515
23

廿三



4
515
23



寶顏堂訂正丹鉛續錄評文卷之五

新都楊慎著

華亭陳繼儒全校

繡水郁嘉慶

辭達

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於修辭而忘躬行也故云爾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為說非也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

丹鉛續錄卷五

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
達而已矣哉譬之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
言豈不美邪其言美言不信正恐人專美言而
忘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綺語爲罪障然
心經六如之偈後世談空寂者無復有能過之
矣予嘗謂漢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
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之語錄去荀
孟何遠猶悟真篇比于泰同契傳燈錄比于般

若經也

論文

論文或尚繁或尚簡予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
不簡亦非也或尚難或尚易予曰難非也易非
也不難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惡簡有美惡難有
美惡易有美惡惟求其美而已故博者能繁命
之曰該贍左氏相如是也而請客者頃刻能千
言精者能簡命之曰要約公羊穀梁是也而曳

白者終日無一字奇者工於難命之曰復奧莊
周禦寇是也而郇謨劉焯亦詭而晦辨者工於
易張儀蘇秦是也而張打油胡釘鉸亦淺而露
論文者當辨其美惡而不當以繁簡難易也

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隋何陸賈酈生游說之
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
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

劉向楊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
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大招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釀秀先驅
枚馬而走僵班揚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
差所作體制雖同而寒儉促迫力追而不及昭
明文選獨取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
招平淡醇古不爲詞人浮艷之態而近於儒者

窮理之學蓋取其尚三王尚賢士之語也然論
詞賦不當如此以六經言之詩則正而葩春秋
則謹嚴令責十五國之詩人曰焉用葩也何不
爲春秋之謹嚴則詩經可燒矣止取窮理不取
艷詞則今日五尺之童能寫仁義禮智之字便
可以勝相如之賦能抄道德性命之說便可以
勝李白之詩乎

三游洞記

白居易三游洞記雲破月出光景含吐互相明
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莫能名狀造
語如此何異柳宗元世以爲大易輕議之蓋亦
未深玩之也

廬山記

慧遠有廬山記文多奇語唐以下文人遠莫能
望如云風雲之所攄江山之所帶高崖仄宇峭
壁萬尋幽岫穹崖人獸兩絕又甘泉湧出冷暖

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造語尤奇

白牛溪賦

王無功云五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
義曠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
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
登太行待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
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寫爲
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

古文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拒韻止與殆
拒韻蓋古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
物徙亦以正拒定倚拒徙也淮南子蘇秦步曰
何故趨曰何馳亦是韻語古文多用韻八字之內
而四韻者僅見此三條耳

楊炯稱王勃

楊炯序王勃文集云薛令言朝右文宗託末契

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知所謂九知者蓋用漢書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之語也其僻奧如此

論痴符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識者多非之曰此顏之推所謂鈴癡符也近日有一達官自刻其文且問于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或對曰一代之興有一代之文故漢曰漢文

唐曰唐文公之文可謂明文也蓋訛其近千吏牘而其人不能悟

說御

穀梁傳說御云車軌塵馬候蹄列子說御云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韓非子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跡命意則一修辭則殊可以見古人筆端之變化矣

祖龍沐猴

杜牧之文祖龍之吞六國沐猴之破五諸侯假對皆工亦文之一巧

規磨

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荀子曰是規磨之說也注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徧盡而不圓韓子之言必合荀注而後明注可廢乎

美男破老

汲冢周書云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蓋頑童昵比則犁老播棄豔妻煽處則忠臣結舌

適軸

王元長曲水詩序沈冥之怨既缺適軸之疾已消本考槃詩二句而會合之此李商隱灰釘之祖也文選英華求賢判云盡崖穴之英奇總濠梁之適軸儲光羲詩青言問適軸惠念及滄浪

用字又祖王元長也

珠聲玉價

說文注引宋弘云淮水出玳珠珠之有聲者聲謂有名價也唐人文有珠聲玉價之語本此

蠻烟唇雨

嶺南異物志云蠻烟蜃雨無別晨暮蜃蛟蜃也

蘭氏

周禮斬人注鯁魚字大戴禮蘭氏之根蘗氏之

苞王褒洞蕭賦幸得謚為洞蕭今魚名而稱字艸名而稱氏蕭名而稱謚皆奇之又奇

因文立政

鸞刀貴割而聲尚和利刃貴斷而字從和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先王制器尚象因文立政如此

分沙漏石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徹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檇蒲

皆極造語之妙

小說

說者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豈唐人可及晉書荀勗傳云汲郡人不淮發冢得古文

數百篇中載楚事一段尤妙亦小說也惜不傳

耳

負劍

曲禮負劍辟咤召之注云負謂置之于背劍謂挾之于傍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回顧乳者劍汝而立于傍正用此義石刻猶存今改作抱良可嘆也

寶顏堂訂正丹鉛續錄評文卷之五

丹鉛續錄卷五

七

其不勝蘭不衣衣...
 負險...
 變百篇中...
 一...
 小...

寶顏堂訂正丹鉛續錄雜識卷之六

新都楊慎著

華亭陳繼儒

全校

繡水沈道明

玄女兵法

玄女兵法以授黃帝云制旌旂以象雲物鑄鉦
 鏡以擬雷聲鞀鼓聲以象雷霆鉦鏡今之銅鑼
 也

先憂後樂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立
事篇語大戴禮所載同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
語本此

女媭

大戴禮帝繫篇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媭
氏列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
妻是生十日漢地理志陳倉有皇帝孫舜妻祠

禮記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
獨云二女而禮乃有三妃之文或謂女媭與皇
英爲三未知是否 俊卽古舜字

虎僕

皇甫松大隱賦書抽虎僕射用牛螭博物志有
獸綠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取以爲筆今俗名
九節狸張季文嘗以此筆見貽信爲佳也

石涅

山海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注丹者別是彩石亦猶青白黃皆云丹也石涅黑丹卽今之石黑也一名畫眉石上古書用漆書中古用石黑後世用煙墨

石燭

石燭一名水肥一名石脂一名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可熏煙爲墨唐人延州詩有石烟多于

洛陽塵之句

過所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閔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開傳云傳信也若今過所過所者今之行路文引也

零丁

齊諧記云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戴良有失父零丁零丁今之尋人招子也

孔明心如秤

太平御覽載諸葛孔明語云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作低昂唐胡曾投人啟曰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膽

慕容佳虜

慕容德乘高享燕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世梓慎巴生淳于二鄒之徒蔭修檐臨清沼恣飛馬之雄辯奮談天之逸辨

指撫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于今日荒艸頽墓氛消煙滅永年千載能不依然德本北裔戎馬之梟其言若茲亦佳虜也或是史臣飾辭非其本真

金溝銅池

羊玄保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棊此語殊有韻致

王維談名理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
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
自我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
談名理如此豈減晉人邪

澗穀日昃日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
詩山岡有餘映謂日昃也

月表

禮記云爲朝夕必放于日月爲朝夕者蓋立圭
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于周禮
月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
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
望青丘是也吳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
于平地月初出有影卽量之據其長短移于水
面就橋柱畫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
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于則而欲出號令猶

立朝夕于運鈞之上運鈞泥工圓轉之器也

翠足粉膏

劉勰云綴金翠于足附靚粉澤于膏臆以踰失其所施也然今之妓女金翠綴足粉澤靚膏蓋恒飾也古所謂倡優后飾猶未若今世之甚乎

綢繆襪禱

古者婦人長帶結者名曰綢繆垂者名曰襪禱結而可解曰紐結而不可解曰締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于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感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酣管不知限劑至使有傷于流血踣折支体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旣不能動蹈舊典至于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

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
多有之娶婦之家親婚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
以美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針其膚或脫履
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于倚市門之倡誠所
謂敝俗也然以枹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
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鮑姑艾

世傳鮑姑艾五月五日曾灼龍女鮑姑亦仙女

流也宋人五日帖子中有用此事者

夜覺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臥恒在寢
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爲夜覺也
近正德庚辰寧邸宸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
民夜發夢顛或至江棹舩行數十里知爲夢也
而後返宸濠舉事次夜一軍皆然宸濠亦自知
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亡發其事旣異其名又

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驚衆敗事其慮豈不遠哉
另日
俗謂異日曰另日另字音命令之令然其字說文玉篇無有也只當作令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胡服之賜曰敬循衣服以待令日令日即異日也注謂令爲善非

泰春泰秋

古大字音義與泰通大別作太自范曄作後漢書始用之避其家諱也按莊子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氏謂大庭氏也管子書有泰春泰秋泰夏泰冬董仲舒策陽常居大夏陰居大冬正用管子語則大夏大冬皆音泰今人多失其讀

螻蛄蝻蟥

說苑載孔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尚存耳言政事之惡諱而喜肅也夫螻蛄之聲必在山

林之地違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螻蛄之聲則朝有蝸蟻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蓋斷也如也斷也交爭之意即孔子之所謂譁也

東潞西潞

潞有東潞西潞西潞今山西潞州東潞今北京潞河潞有南潞北潞北潞在瑯琊靈門南潞在九疑零陵雲夢有南夢北夢見左傳注

窠秉

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姓名晉人有窠秉窠音森其字從木從宀窠亦希姓姓氏諸書不載也

女麴

女麴小麴也繭糖窠絲糖也石蜜糖霜也自然榮禹餘糧也俱見齊民要術

饒燈

魴魚即懶婦魚也多膏以為燈照酒食則明照

紡績則暗佛經謂之饑燈云

鬱華金提

南陽之宛卽古鬱華國漢中金州卽古金提國
見國名記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
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
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

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
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
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
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
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于宋之晚
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
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
將不止于此矣

驅山鐸

太湖西有岞嶺山有石如卷竿相傳云禹所用
牽山竿也會稽又有驅山鐸二事與秦王鞭石
成橋相類好怪者傳會之說邪抑古元有此術
也

五勝

五行漢書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謂五
度所謂昔氣不戾八風詘伸不誤五度是也又

謂之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是也陰
符經竊其意而變其辭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即五殺之說也陰符經之文李空偽作或
信以為黃帝者無目者也其文尚不能望六韜
三略之藩離素問汲冢之萬一而以軒轅之作
視之有目者如是乎

河圖緯

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勾金之壇其間有陵

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脉土良水清
勾曲之小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要元
篇蓋漢世緯書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僅見此
馬

洞庭

三茅真君云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
之房山腹中空虛謂洞庭人頭中空虛是謂洞
房

間色名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碧紫紅綠流黃五方
之間色也青別為蒼赤別為朱析朱為非非今
作緋黃別為齡白別為縞黑別為玄此正色之
別名也近黑曰弋今作默似綠色曰校女嫁者
服之殼日出色也柳日入色也葱暝色也檀婦
人注面赭色也離艸間色之中又有間色若天
縹褪紅淺絳女真黃天水碧之類不可殫述

南史

丹金續金卷六
與服志有驚鳩鶉知四色鶉音單白色也餘未詳左傳注有阜色也

姦色

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五方皆有姦色蓋正色之外雜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于而濫者曰姦聲也姦色卽間色

王楷藏書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楷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于白藤擔子內

寫書書法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于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僞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艸有功于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爲名余及見之于京師惜未暇抄也

禹生石紐

易林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于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士人云

茶訣

陸龜蒙自云嗜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

後自注云茶經陸季庇撰茶訣釋皎然撰庇卽陸羽也羽字鴻漸季庇或其別字也茶訣今不傳予又見事類賦注多引茶譜今不見其書

王跌踢

爾雅王跌踢郭景純注云卽螿螿似蜘蛛在穴中有益刑昺疏曰此蜘蛛之一種也穴居布網穴口唐劉崇遠金華子云長安閭里小兒競以織艸刺地穴間戲以手撫地曰顛當出來旣見

丹金經金卷六
艸動則釣出赤色小蟲子形似蜘蛛江南小兒
謂之釣駱駝其蟲子之背有若駝峯也摺紳會
同時有以此質疑衆皆默然有明經劉寡辭者
曰此爾雅所謂王跌踴也景純之注可校焉証
之于書衆皆弭伏慎按小兒呼顛當卽跌踴音
之反也螿螿也跌踴顛當也字不同耳此可補
爾雅疏之遺

半豹

郭願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袁豹則筆端不
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寡學也李商隱四六
啟云學殊半豹藝愧全牛

腹背

李嶠內制集鏘金鳴玉坐榮姑株擊水搏風顧
慙腹背蘇頲表駑駘獲薦于九方腹背可儔于
六翮又云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
事見韓詩外傳

鷓夷魚腹

吳任宰詔伍胥鷓夷楚信靳尚屈平魚腹

老子解

千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于後椽杙龍吟

虎嘯至音也尚頰舌之感者必下于蛙鼃故曰

大音希聲大器晚成

陽燄

素問云澤中有陽燄陽燄如火烟騰騰而起于

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燄乃山氣通澤山有陰
靄乃澤氣通山

裨海

說文裨接益也以小益大曰裨西域傳有裨王
漢書有裨將鄒衍書四海之外有裨海環之書
名有裨蒼裨雅皆以小益大之義

樹鹽

陳藏器本艸鹽麩樹一名叛奴鹽蜀人謂之酸

大金續金卷六
三
桶博物志云酸桶七月出穗蜀人謂之主主音
穗其字从一从口从土與主客之主不同今按
博物志無此文酸桶亦不知爲何樹一統志載
女直國鹽生木枝上卽此類中國亦有之今人
不知取之爾

鶻鵒

左傳青鳥氏司分者也杜預云青鳥鶻鵒立春
鳴立夏止疏作鶻鵒易通卦驗立春楊柳津鶻

鵒鳴與左傳合然未知此鳥今名爲何鳥也

朱鷺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
又云朱鷺咒鼓飛于雲末徐陵詩有鳧鐘鷺鼓
之向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騮驕皆用
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
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
云玄龜夜夢終見取于宋王朱鷺晨飛向張羅

于漢后與朱鷺飛雲未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
府解題之缺

彭祖

宰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論語
注老彭商賢大夫世傳彭祖八百歲此亦一證
也

安南

宋神宗問朱公掞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掞對曰

願陛下以禽獸畜之

行禽

管子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為能行之禽
爾注乃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為去聲非也

沙田

汜勝之農書曰三月杏華可菑白沙管子書有
五沙之土劉勣曰吳人謂水中可為田者曰沙
管子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

樂志

六韜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戰國策趙武靈王曰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仲長統樂志論所謂樂志字本此

管輅三斗

抱朴子云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辨綺粲管輅善飲惟見此而輅傳不載

蘭槐

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為芷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修矣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注蘭槐香艸名槐又作懷本艸云懷香即杜衡也又名衡徽香唐詩情人一去無窮已欲贈懷香恨不逢即此也

蕙風艸

燕泉云柳之桂陽產風葉充茗飲能愈頭風亦可浸酒性微熱前人志記不載范石湖集蠻茶

出修江治頭風上葉豈亦茶之謂邪慎按左思
吳都賦云東風扶留注東風艸名玉篇作策風
卽此也柳桂在三國吳屬爲此物無疑又按齊民
要術引廣州記云東風華葉似苔莖紫宜肥肉
作羹味如酪香氣似馬蘭則廣州亦有之

鴈戶

唐詩編氓有鴈戶謂流民也

張僧繇

劉了玄曰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疎圖而丘士有
著芒屨者闔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著帷帽者
夫芒屨出于水鄉非金華所有帷帽起于隋代
非漢人所作以此言之畫非博古之士亦不能
作也

桃源圖

唐人書桃源圖極爲工妙舒元輿作記云煙嵐
中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瘦青玉身入

鏡中韓退之亦有桃源圖蓋題此畫也予及見
元人臨本

十眉圖

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却月眉七曰分稍眉八曰溼煙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煙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

橫雲却月爭新奇

漢畫

王應麟云曾子固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于今邵公濟謂漢李翁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減矣今于盤洲所集隸圖見之慎又按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

丹金續錄卷六
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爲層觀
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其一扉微啟有美人
出半面而工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漢處士金
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漢畫之在碑
刻者不止如應麟所云而已

寶顏堂訂正丹鉛續錄雜識卷之六 終

寶顏堂訂正丹鉛續錄拾遺卷之七

新都楊 慎 著

華亭陳繼儒

全校

繡水沈元昌

青棠

棠字古作裳管子地員篇其木宜赤裳詩云常
棣之華常古裳字常轉爲裳又借裳爲堂也常
又作唐周南詩唐棣之華小雅常棣之華古今

注欲觸人之忿則贈以青裳青裳一名合歡本
艸作青唐云

蕭齋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存
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翫
號曰蕭齋見尚書故實書法苑又載約作蕭字
贊云抱素日絜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
宋榮咨道以五十萬錢虞世南夫子廟碑舊本

見山谷文集此莊子所謂真天下之好也今之
鄙陋者于所好無如飲食猶秤薪穀米况肯輕
財貴文如古人乎

臨摹

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
水墨之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心以取之又
虞世南亦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然此可與
上智道若下學必須臨摹唐太宗云臥王濛于

紙中坐徐偃于筆下可以嗤蕭子雲臨摹之益大矣

寶月帖

秦子明涪州人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載入黔中壁之紹聖院寶月帖又在隋開皇帖南唐昇元帖之前比之金簿匱紙銀錠攬痕者優劣當懸矣

索靖二帖

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書王著擇取著于章艸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識者已笑其俗其所載索靖二帖脉土處農姬業掌稷猶有古意及計來東言展有期則但行艸而已東書堂帖又去其前而存其後其所謂至言不出俗言勝耶孫過庭論書必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章艸涵泳飛白嗚呼必如是而後爲精藝也不然則刻鵠圖龍竟慙真体得魚獲兔猶恡筌蹄未免

凡近耳

扶竹

武村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修篁嫩篠皆對
拙並徹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譬猶海上之桑
兩兩相比謂之扶桑也扶竹之筍名曰合歡按
律書注伶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
陰呂六取雌竹吹之蜀涪州有相思崖昔有童
子卯女相悅交贈今竹有挑釵之形筍亦有柔

麗之異崖名相思崖竹曰相思竹孟郊詩云竹
嬋嬋籠曉烟指此竹也

文章狀物

嵇含南方艸木狀云檳榔樹皮似青桐節如桂
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稠直亭亭千萬若一森
秀無柯端頂有葉仰望耿耿如插叢蕉于竹杪
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俞益期與韓康伯
牋云檳榔木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

千金要方卷一
四
栖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
實似檨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穢其中空
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繩繩步其林則寥
朗庇其陰則蕭條此分明畫檳榔圖也毛文錫
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
如栴櫚葉如丁香根如胡桃白居易荔枝圖序
云荔枝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
春榮實如丹夏熱朶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

繒膜如紫綃瓢肉瑩白如水雪漿液甘酸如醴
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
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
去矣此分明爲二物傳物也傳肱蟹譜云蟹鶻
眼鶻足蝓腦蝓腹其介類拳丁其螯類捩鉞生
于濟鄆者其色紺紫產于江南者其色青白真
如繪蟹馬宋以後人豈能爲此等語乎

扶荔宮

丹金糸金卷一
五
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荔枝得名也此荔枝生若十八娘之類曰扶荔者亦若扶竹扶桑云

郡縣

說文曰郡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皇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矣邑君聲釋名郡羣也人而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

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羣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名故取名于君謂之郡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

計東治之山會計國名會稽是也
風俗通曰百里曰同總名爲縣縣玄也首也從
系倒首與縣易偏矣言當玄靜徃役也釋名又
曰縣也懸于郡矣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絃也
茲以其直言下体之居隣民之位不輕其誓施
繩用法不曲如絃絃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縣字
在半也

朗公谷

大山朗公谷舊名現瑞溪車頻秦書云沙門竺
朗碩學淵通尤明氣緯隱居此谷嘗從隱士張
巨和遊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現瑞小大起殿舍
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

置書

署書始于蕭何其後梁鵠師宜官魏時北宮咸
是鵠書南宮旣建韋誕以古篆書之元魏遷洛
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

大金錄金卷十
之年又勅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

致足樂耶

王右軍帖致足樂耶水經茂竹便媚致可翫也
致極也晉人語例如此

高齋無白鳥

荆州江古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梁
元帝金樓子云荆州高齋暑月無白鳥余亟寢
處其中及移餘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

之異何子元云北京某街蚊多某坊蚊少其無
蚊處雖帳幕可無顧士廉云松江亦然又某門
外城河中可里餘絕無一蚊郡人暑月常移舟
避宿其間余以何顧兩公之言叅之水經注紀
李姥浦金樓子紀高中二事信有此理滇水環
湖苦多蚊而寶珠寺乃絕無影響其理不可曉
也劉孟熙霏雪錄言會稽徑山夏無蚊湖州志
載馬自然每賒酒于白塔巷得仙之日化酒家

鐵器皆爲紫金其橋遂名望仙江子滙舊多蚊
馬仙泊舟之後至今不生夏月多聚舟宿馬又
潼川護聖寺夏無蚊靈應泉無蝦祝天惠詩虫
蝦敢污芳池潔蚊蚋難禁寶地寒

佛性

有僧問蚯蚓截爲兩段首尾皆動佛性在首在
尾古未有答也伯清舉似余余曰薪燼火傳灰
燼猶熱桴停鼓歇音響猶轟

方望賢于范增

方望爲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
曰范蠡被責勾踐乘扁舟于五湖咎犯謝罪文
公亦逡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
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有奇
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望之見几
乱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于范增
遠矣

嚴光為梅壻

余見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性莊字子陵本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長避乱會稽又考任延傳曰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餘姚人明矣范曄失于考也

周紆築塹

周紆為勃海太守免歸廉潔無資常築塹自給劉攽漢書刊誤云塹非築所成當作塹築為墻塹為坑也此說大謬攽本南人不知土塹也字林磚未燒曰塹埤蒼形土為方曰塹今之土墼也以木為模實其中非築而何

臯比

朱子作橫渠贊曰勇撤臯比按左傳蒙臯比而

先犯之鄭玄曰樂記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橐橐韜也其字或作建臯服虔引此以解左傳今人雖知臯比之為虎皮而不能說其原聊記于此

舟鮫

左傳註舟鮫官名掌澤澤有水有魚故以為名小說有鮫人泣珠賣綃事蓋舟鮫之官死而為澤神若伐木之匠變為木客也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于閣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于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今人云半面之識本此事

鮒魚

說文鮒魚出樂浪潘國有兩乳葉子奇曰奔鯨也一名溺非魚非鮫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陽類人相傳懶婦所化佛書謂之饞燈鳴

丹金錄金卷十
瓊泛醅則明披緇碎纒則暗

活潑潑地

中庸章句引程子語云活潑潑地僧家語錄有
去頂門之竅露堂堂脚根之杌活鱖鱖又云圓
陀陀活潑潑程子之言未必用僧語蓋當時有
此俗語故偶同耳有人問尹和靖曰伊川語錄
載人問鳶飛魚躍答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
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當時曾有此語否先生

曰便是學者不善紀錄伊川教人多以俗語引
之人便記了此兩句焯嘗問莫只是順理否伊
川曰到此吾人只得點頭今不成書先生教人
點頭嗚呼和靖親炙伊川其言若此蓋恐俗語
誤後人可謂不阿所好矣朱子乃以入章句所
見何其不同邪愚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
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哉
世之有說文爾雅猶中原人之正音也外此則

侏儻之夷言商賈之市語矣漢唐以下解經率用說文爾雅匪惟解經爲然也鳩摩羅什以漢語譯梵書亦用說文爾雅可見二書可通行百世矣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始有喝捧咄啐之粗態屎厥狗子之鄙談今以宋僧語錄比羅什之經論不啻玉石宋之儒者亦學僧家作語錄正猶以夷音市語而變中原正音或一方之語不可通于地方一時之言不可施于後

世如喫緊活潑便辟近理今不知爲何物語欲求易曉反爲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簡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閒眉合眼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辯達而已不求工也予笑之曰君以此爲辯達正所以爲不達也

寶顏堂訂正丹鉛續錄拾遺卷之七終

一曰... 心間骨合... 人... 驥映本... 則... 蘇... 戲... 以... 舞... 矣... 其... 首... 中... 舞... 更... 轉... 也... 聖... 今... 不... 味... 為... 同... 神... 語... 燈...

寶顏堂訂正丹鉛續錄卷之八

新都楊慎著

華亭陳繼儒

全校

繡水沈士阜

陳子昂詩

陳子昂送客詩云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
送河洲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
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今本作平生非書

所以貴舊本也余見新本疑其誤而思之未得一見舊本釋然

彈文

元人彈燕帖木兒文或納女呈婦於朱溫或售妹獻妻于 胄上句指張全義敬翔下句指倪僎蘇師旦也倪蘇事宋史不載見于小說耳

湛涔同字

論衡云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又引天官書正月

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又曰一湛一旱時氣也又曰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淮南子旱雲烟火涔雲波水又曰國有九年之畜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已也又曰涔水不能生魚鱉涔水行潦也湛涔音義同皆古字借用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

翹彀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于陰陽有
渥有泊玉生于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宋士子四六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
云同矍圃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
友益者三損者三

郝經論書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

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華端華端則
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
法而皆法皆名言也凡元人評書畫皆精當遠
勝宋人

王無競大書

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
無競所書

行潦

孟子河海之於行潦行音杭潦音澇謂水澇之年大道上積水也淮南子所謂牛蹄之涔無尺之鯉是也又曰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鱉

苴有十四音

苴七閭切麻也子閭切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苴與巴同又子邪切菜壤也一曰獵場又似嗟切苴

咩城在雲南又鈕加切詩傳曰木中傳艸也水艸曰苴字一作蒼又作泚今作渣非又都賈切土苴不精細也又側下切糞艸也又側魯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醋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醜也又子余切苞苴囊貨也

顛冬

山海經小陘之山有艸名蔞赤莖白華如顛冬

也顛冬天門冬也

季隨

蕭穎士蒙山詩子尚捐俗紛季隨躡遐軌季隨
即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
所出亦奇聞也

枌詣

爾雅注引諺云上山研檀楹椽先殫楹字一作
枌三輔黃圖有枌詣殿枌詣木名即楹也

簪導

簪導守出隋書釋名曰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
也導所以櫛髻髮使入巾櫛之裏也導古者男
女皆用之禮云笄總拂髦詩云象之摭也拂髦
象掃今之篦子魏明帝與諸葛恢書云今送犀
導小物耳然是情發于中而寄于物

荳蔻

杜牧之詩婷婷嫋嫋十三餘荳蔻稍頭二月初

丹金錄金卷八
劉孟熙謂本艸云荳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
少而娠也其所引本艸是言少而娠非也且牧
之詩本詠娼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荳
蔻花之未開耳此爲風情言非爲求嗣言也若
娼而娠人方厭之以爲綠葉成陰矣何足入詠
乎

木綿

唐李商隱詩木綿花發鷓鴣飛又王叡詩紙錢

飛出木綿花南中木綿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
而蓋黃花片極厚非江南所藝者張勃吳錄云
交趾安定縣有水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可作
布按此卽今之斑枝花雲南阿迷州有之嶺南
尤多注廣洋有斑枝花曲

蘭蘭字

古文嬾與懶同見後漢書嬾亦借作妍媸之妍
論衡云形佳骨蘭皮媚色稱又骨體蘭麗皆妍

字之借也蘭乃嬾省東蘭又省女古人用字意
勝于法例如此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多牽合衍贅予
獨取其危箴云圍棋制淝水之勝單騎入回紇
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
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
將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

射容不動于庾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
蠶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噫可不
忍與

夢英篆

夢英好篆書而無古法其自敘云落筆無滯縱
橫得宜大者編其勢而漏其白小者均其勢而
伸其畫此正其病處而居之不疑所以不可救
藥沉疴入髓矣夢英篆傳於今者有篆書偏傍

亦不工緻郭忠恕荅之書云見寄偏傍五伯三十九字按說文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子部今日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傍少晶宀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于後進者小說見宜焚之忠恕所稱林氏者林罕夢英偏傍全依林罕小說而忠恕謂小說宜焚深不足於彼也書末云何人知之英公知之正謂其不知耳

七政

日月木火土金水謂之七政亦曰七曜今術家增入月孛紫炁羅喉計都四餘星爲十一曜計生於天尾羅生于天首孛生于月炁生于閏益日月行道如兩環兩環相交一處曰天首一處曰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之行遲速有常度遲之處卽孛也炁生于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

同謂之四餘今七政曆亦有四餘躔度

九宮

曆中九宮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芮星攝提坤
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
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
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
乙離火紫見唐會要
十日十等

人有十等左傳申無字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一曰王二曰公三曰大夫四曰士五曰阜六曰
輿七曰隸八曰僚九曰僕十曰臺曰在甲曰早
在乙曰朶在丙曰昷在癸曰晏晏即終也僚音
牢今
之牢子也

五管

嶺南之地曰五管管乃統治之名猶南中之六
詔七曰廣管曰桂管曰容管曰邕管曰瓊管白

玉蟾瓊州人其文集在瓊曰瓊管集在閩曰武夷集今作瓊瑄非也

勾陳

虞虛呂切飛虞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即勾陳也說文鐘鼓之柎飾為猛獸釋名橫曰拘縱曰虞

鬣葵

櫻櫚一名鬣葵又曰蒲葵

六情

申子為貪狼寅午為廉貞亥卯為陰賊巳酉為寬大戌丑為公正辰未為奸邪六情者甲乙為本情丙丁為合情戊巳為刑情庚辛為冲情壬癸為鈎情陽支後三辰陰支前三辰六情者喜怒好惡哀樂也好行貪狼惡行廉貞喜行寬大怒行陰賊哀行公正樂行奸邪也此見風角書可補翼奉傳注之遺

軋軋鴉

杜牧登九峯樓詩白頭搔殺倚柱遍歸棹何時
軋軋鴉軋軋鴉棹聲也

本詩丙下然合韻以且為所韻庚字為韻
實大與注無公五列未為我亦六亦亦
甲子為食餘寅字為韻庚字為韻

食也
中
音

食色紳言

食色紳言引

食色根於所性姪殺謂之惡業二者
事本麓鄙而關涉甚大迹似淺近而
克治爲難儒曰飲食男女爲切要從
古聖賢自這裡做工夫釋曰若不斷
姪及與殺生出三界者無有是處玄

曰病從口入福從色敗子若戒之命
同天在究心三教而不透此關未有
能得者也況殺生恣味好色喪真機
元相因勢更助發縱慾體瘵思補肥
甘多食氣昏慾爲魔祟迷則同迷能
甘澹薄慾火不然常持淨戒麤糲亦

美悟則同悟矣鄙人氣弱多病於此
尤懼歸田暇日流覽往集漫拾警語
類記成編不擇醇疵亦鮮倫次聊自
省鑒以代書紳云爾至若入微工夫
詮註所不能及者孰從而書之也哉
雖然太上忘形真心無相舍置源本

而辨清濁於支流抑末矣謂茲非贅
辭不可也他日高明肯以之覆醬瓿
否皆春居士書

美辭傾同辭矣瀟人廉潔多餘然

刻皆春居士飲食紳言

華亭仲醇陳繼儒

君實李日華同校

繡水

定之陳天保

東坡居士在黃州嘗書云自今以往早晚飲食
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召
我者預以此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
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飲食紳言

范文正公曰吾夜就寢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補之者
范冲座右戒曰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
李若谷爲長社今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以竹筒貯不盡者待賓客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鄭亨仲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竒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壘鹽風味甚長久

范忠宣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大官如一親族子弟有請教者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

張莊簡公性素清約見風俗奢靡益崇節儉以

率子孫書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殺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王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謁公公留喫飯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飯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矣公飭安排則非家常飯可知韓公億與李公若谷同游汝州趙太守請李爲門客尤敬待韓每韓至令設猪肉李常簡戲云久思肉味請

兄早訪太守禮門客雖猪肉亦不常設古人節儉若此今以饅頭猪肉爲粗食恒用何哉唐高錢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蔬夕飯惟食葡萄所以簪纓濟濟顯融久長杜祁公爲相食于家一麪一飯天性清儉在官不然官燭油燈一注熒然欲滅對客清談而已故年逾八旬壽考終吉李德裕奢侈一杯羹費錢三萬晚有南荒之謫寇萊公少年富貴不點油燈

夜宴劇飲燭淚成堆晚有南遷之禍人皆以爲奢報信矣豈惟臣哉天寶中貴戚相競進食珍羞畢集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未食楊國忠市胡餅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手掬未飽而泣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而况吾人乎

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殺止脯醢菜羹器用瓦漆當時士夫

家皆然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嘗數月營聚然後發書風俗頽弊如是公在洛文潞公范忠宣公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詩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惜富養財有補風化不小

仇忝然守四明與一幙官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幾何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忝然曰何

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予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濃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

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佛言受卽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飭卽空矣

經云若食足矣更強食者不加色力但增其患是故不應無度食也

四百四種病宿食爲根本○凡當得病先宜減食

斷際禪師曰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饑瘡爲患隨順給養不生貪著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

多食之人有五苦患一者大便數二者小便數三者饒睡眠四者身重不堪修業五者多患食不消化自滯苦際○日中後不食有五福一者減欲心二者少臥三者得一心四者無有下風五者身安穩亦不作病

俱佛說

聞至人云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有一千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或曰奢侈而壽長者何也蓋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尹真人曰三慾者食慾睡慾色慾三慾之中食慾爲根喫得飽則昏睡多起色心止可喫三二

分飯氣候自然順暢○飢生陽火煉陰精食飽傷神氣不升○朝打坐暮打坐腹中常忍三分

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

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厨血氣之類弗身踐當

剪殺也

老子曰射飛逐走發螫驚棲縱暴殺傷非理烹

宰如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筭筭盡則

死死有餘責殃及子孫自禮以下戒殺

裴相國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

世上欲無刀兵劫須是衆生不食肉

陶弘景弟子桓闔先得道將超昇弘景問曰某

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在世乎

桓闔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艸以蠶虫水蛭

為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

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弘景復

以艸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艸三卷以贖其過

曾魯公放生以蜺蛤之類爲人所不恤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寤而問其家有惠蛤蜊數箬者卽遣人放之夜夢被甲者來謝

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鱉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

獄始意不免旣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餽鱉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愈於煎烹也非有所覲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鷄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東坡與陳季常往來每過往之際輒作泣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以此諷之季常旣不殺而里中化之至今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先泣

此語使人凄然

唐張易之兄弟侈於食兢爲慘酷爲大鐵籠置
鶩鴨於內當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鶩鴨遶
火走渴卽飲汁火炙痛卽迴表裡皆熱毛落盡
肉赤乃死昌宗以其法作驢炙昌儀用鐵鍬釘
狗四足按鷹鷄肉盡而狗未死號叫酸楚不可
聽易之過昌儀憶馬腸昌儀從騎鍬肋取腸良
久乃死後洛陽人齋易之昌宗肉肥白如熊肪

煎炙而食打昌儀雙脚折搯取心肝孰謂無天
報哉

祭京作相大觀間因賀雪賜宴于京第庖者殺
鵠子千餘是夕京夢羣鵠遺以詩曰啄君一粒
粟爲君羹內肉所殺知幾多下飭嫌不足不惜
充君庖生死如轉轂勸君慎勿食禍福相倚伏
京由是不復食

戴石屏見烹犢延客者詩云田家繭栗犢小小

可憐生未試一犁力俄遭五鼎烹朝來古食指
妙絕此杯羹口腹爲人累終懷不忍情
佛印滿庭芳詞云鱗甲何多羽毛無數悟來佛
性皆同世人何事剛愛口頭濃痛把衆生剖割
刀頭轉鮮血飛紅零炮碎炙不忍見渠儂喉嚨
纔嚙罷龍腦鳳髓畢竟無蹤謾贏得生前天壽
多凶奉勸世人省悟休恣意擊惱閻翁輪迴轉
本來面目改換片時中

彌勒尊佛云人生在世太無知日日朝朝真是
癡刀割畜生身上肉自家面上要添肥喉嚨三
寸原無底何日何年是了期不顧割他身上肉
猶嫌是肉少精脂與你黃金千萬兩誰肯將刀
割自皮饒却飛禽并走獸他身也是父孃兒奉
勸諸人觀此頌慈悲不殺是便宜偈曰勸君勤
放生終久得長壽若發菩提心大難天須救
永嘉云慈悲撫育不傷物命水陸空行一切令

識命無大小等心愛護蠢動蜎飛無令毀損
陳氏戒殺或問曰如六畜等我若不殺他人亦
殺之施之山林豹狼亦殺之縱使我不殺亦不
能救之矣答曰六畜等我皆往世作決定殺因
故今受決定殺果雖佛亦無如之何故佛教人
不殺者正所以救之也不作殺業則無殺因若
決無殺因則決不受殺報若勸得一人不殺則
是救得一人不造殺因免爲畜生若勸化得千

萬人不殺則救得千萬人免爲畜生出離三塗
矣故人能從佛勸化未聞食肉豹狼能從佛勸
化也

道經云一切諸衆生貪生悉懼死我命卽他命
慎勿輕於彼

了了居士云體質須還異靈明本不殊雖然分
貴賤只是別形軀苦痛教他死肥甘助已需休
教閻老斷自想說何如

抱一子云殺生恣口腹罪業足無邊捐財廣濟人福德不可論世人如不信請觀太上篇有感必有應毫髮無差焉

宣和間富商楊序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若能救活億萬物命可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未易滿數神曰魚卵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盍圖之序乃大書神語於通衢壁間由是人皆知戒見人殺魚就取卵投之江河如是月餘復

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滿壽可延矣既而果然

禮曰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至百拜終日飲而不得醉焉所以備酒禍也

戒飲

陳公子完奔齊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

齊桓公飲管仲酒仲棄其半曰臣聞酒入舌出
舌出言失言失身棄臣以爲棄身不如棄酒
郟原舊能飲酒以荒思廢業斷之八九年酒不
向口
陶侃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少
進侃悽悵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
不敢踰

劉玄明爲山陰令告新尹曰作縣唯日食一升

飯莫飲酒此爲第一策

王肅家誡曰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
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
之敬仲辭君而况於人乎

高允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者以爲酒訓孝
文覽而悅之

柳玘戒子弟曰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啣杯爲
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已荒覺已難悔

范公質誠子曰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
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
陳瓘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
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
定課自鷄鳴而起終日寫闕不離小齋倦則就
枕既寤卽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
牀側自提就案不呼喚使者

張文忠公飲量過人太夫人年高頗憂之買存

道慮其以酒廢學生疾示以詩曰聖君恩重龍
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
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非對親客不飲終身至

醉

北齊文宣與左右飲曰快哉大樂王紘曰長夜
荒飲不悟國破亦有大苦帝默然

商受沈酣上天降喪義和酒荒胤侯徂征鄭大
夫伯有掘地築室爲長夜飲子皙伐而焚之死

於羊肆楚子反爲司馬醉而寢楚王欲與晉戰
召之辭以心疾王徑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
所恃者司馬而醉若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
也射殺之周顛故人與顛飲酒大醉腐脅而死
灌夫酒酣罵坐武帝伏誅故裴日休目酒之道
上爲淫溺所化化爲亡國下爲凶酗所化化爲
殺身

元右相阿沙不花見武帝容色日悴諫曰八珍

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麩蘖是好嫗
嬪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次年
帝崩壽三十一

經云若常愁苦愁遂增長如人喜眠眠則滋多
貪淫嗜酒亦復如是

酒失最上破壞善法寧以利刀斷於舌根不以
此舌說染欲事

喜飲酒醉墮涕屎泥犁之中罪畢得出生猩猩

中後得爲人頑無所知

善來比丘證阿羅漢降伏毒龍後飲漿中酒大醉遂失神通不能降鱗豈復能降龍也

俱佛經

洪州廉使問馬祖曰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祖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崇真宮道士龔尚賢飲燒酒過多向臥吹燈引火入喉中燒死大抵酒皆有火非但燒酒也母族曹翁居京師九十餘步履如壯人問其量酒

涓滴不飲可知酒之能損壽矣

金仁山曰夫人敬則不縱慾縱慾則不敬商之君臣一本於敬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之况敢荒敗于酒乎

薛文清曰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欲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活人心云酒雖可以陶情性通血脉然招風敗

腎爛腸腐腸莫過於此飽食之後尤宜戒之飲
酒不宜粗及速恐傷破肺肺爲五臟之華蓋尤
不可傷當酒未醒大渴之際不可喫水及啜茶
多被酒引入腎臟爲停毒之水遂令腰脚重墜
膀胱冷痛兼水腫消渴攣蹇之疾

殺生崇飲口腹類也故附列焉或曰天地生
物養人先王爲酒合歡儒者所不禁也二戒
之示幾逃禪矣如廢禮何嗟夫舜德好生禹

疏儀狄聖人未始不戒也卽不能然若東坡
食自死肉陶侃飲有定限何如必以此爲迂
論迦談而漫不知檢是假歸儒之名以文其
肆無忌憚之行也而可乎

此處有極淡的印文，內容模糊不清，似為後人添加或印刷殘留。

刻皆春居士男女紳言

華亭仲醇陳繼儒

君實李日華同校

繡水 定之陳天保

伊川曰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

朱子曰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汗澤其中穢濁

解汗染人須當填塞了

伊川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

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張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深

恥

方正學曰寒卽乎燠暑卽乎涼自外至者懼其已傷而不知發乎中者爲身之殃噫嗜欲之毒甚於劔芒人惟寒暑之慎而不於此之防何耶

人主惟漢武帝七十餘歲梁武帝宋高宗八十餘歲漢武嘗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勅賀琛曰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室而寢亦三十餘年此致壽之道不係其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由稟厚而寡欲爾

枚叔曰皓齒蛾眉伐性之斧周顛仙所謂婆娘反者此也

黃廷堅嘗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景仁

言吾二十年胸中未嘗起思慮一二年來不甚
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
謹呼咫尺不聞東坡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
年清慎減節嗜欲物不芥蒂於心却是學佛作
家

劉元城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
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辭不許安世念
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

固不敢爲父母唯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抵有
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
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
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
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
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翼朝精神
如故

任萃惠登樞年耆康強呂許公詢服餌之法萃

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讀文選有所悟
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
以爲然

山谷曰人生血氣未定不知早報仲尼之戒故
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
道躬爲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司空圖曰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
六龍飛轡長相窘何忍乘危自着鞭戒好色自

戕者也

楊誠齋謔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
求押到何也卽前詩之意

素問曰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内存病安從
來是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嗜欲不能勞
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
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上蔡曰色欲已斷二十年來矣蓋欲有爲必須

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也問於勢利如何曰打
透此關十餘年矣

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蓋精者
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興也二氏合下愛養完
固故其學易明易成吾儒忽此獨欠講明講而
弗信欲掣者也信而守弗固未有必成之志者
也

薛文清曰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業酒色傷生

之事皆不敢爲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如素強壯
乃恃其強壯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
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已歟

佛告諸沙門慎無視女人吾爲沙門處於濁世
當如蓮華不爲泥所汚老者以爲母長者以爲
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意殊當諦惟
觀自頭至足自外視內彼身何有惟盛惡露諸
不淨種以釋其意

昔有國王姪慾比丘以偈諫曰目爲眇淚窟鼻
是穢涕囊口爲涎唾器腹是屎尿倉但王無慧
目爲色所耽荒貧道見之惡出家修道場又伎
女偈曰汝身骨幹立皮肉相纏裹不淨內充滿
無一是好物皮囊盛污穢九孔常流出如廁虫
樂糞愚貪身無異又詩云皮包骨肉并尿糞強
作嬌嬈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
坑塵

女色壞人障聖道故如截多羅樹頭芽永不生
智種亦然女刀截故善芽不發是故女人切要
遠離

高僧菟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
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菟執意貞確
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
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
秉心堅貞

經云咄哉世間甚可怖畏此處虛誑無有可愛
猶如畫瓶盛諸穢毒此處難越不能自出猶如
老象溺彼深泥此處自燒猶如飛蛾赴於明燭
此處危懼猶如盲人臨於深谷此處能傷猶如
利刀塗之以蜜愚人無智舐而求味此處滅諸
善法無有遺餘猶如劫火焚燒一切

永嘉云凡夫顛倒爲慾所醉耽荒迷亂不知其
過如捉花塋不悟毒蛇智人觀之毒蛇之口熊

豹之手猛火熱鐵不以爲喻銅柱鐵牀焦背爛
腸血肉糜潰痛徹心髓作如是觀唯苦無樂革
囊盛糞膿血之聚外假香塗內唯臭穢不淨流
溢虫蛆任處智者觀之但見毛髮爪齒薄皮厚
皮肉血汗淚涕唾膿脂筋脉腦膜黃痰白痰肝
膽骨髓脾肺腎胃心膏膀胱大腸小腸如是等
物一一非人識風鼓擊詐爲親友其實怨如敗
德障道爲過至重應當遠離如避怨賊是故智

者觀之如毒蛇想寧近毒蛇不親女色
經云夫女色者猶如枷鎖勞人神識愚夫戀着
不免杻械

上陽子曰唯媿欲爲諸業之首修行之士先當
屏絕長春真人對君以慾爲第一戒太微靈書
以慾爲十敗之首修行無他但能真實絕慾餘
皆易事耳世於絕慾爲甚難者皆愚癡之見初
學之士試於無人之境獨行獨臥必戒飲酒日

則以丹經常翫夜則以清淨存心眼前旣無境
亂一切妄念悉除稍有魔障愈堅其心外則不
令饑渴內則常加滋補如此半年一載待其精
氣內固自不思慾若慾念未除是精尚不全更
當固之丹經云精全者不思慾真名言也

五臟之神肝魂肺魄心神腎精脾意若人恬瞻
則神定魂清意安魄寧精不走失若人躁兢則
神疲魂濁意亂魄散精遂潰耗夫人非不欲安

而壽而日應酬神稍疲倦則三尸九虫作我蠱
賊是以丹田之真爲其所擾精進之士必尸虫
消絕五臟之神各安其職故度人經曰五帝侍
衛也三尸乃人身三部陰濁昏邪之氣上尸彭
踞居人頭中尸彭躡居人腸下尸彭躡居人足
凡人嗜欲貪淫種種不善皆尸鬼所使庚申等
日詣天曹言人罪過毫髮不遺欲人速死彼則
則欣躍古仙詩曰窮盡世間無限法除非丹藥

斬三尸

淫慾之人體有穢氣若見修行之人急當迴避
毋觸忤其真氣以招殃禍佛經云護淨戒者絕色
也行住坐臥及經行處其地吉祥李昊曰陳述
古多欲爲鬼所侮吾斷欲久矣故鬼不敢見非
有他術也

夫人之生稟父精母血成其軀殼及乎年壯與
嗜欲俱却將所受之精流於愛河慾海喪之早

者不滿下壽喪之遲者不滿中壽喪之晚者不
滿上壽若欲身安壽永唯當絕慾實精神之壽
命主乎精氣猶燈之有油如魚之有水油枯燈
滅水涸魚亡柰何愚人以苦爲樂見色棄生豈
知精竭亦隨逝

七魄在身使人昏淫三魂喜人爲善本命日魂
神降體其日能清淨身心不酒不色更衣焚香
坐不睡眠卽得魂與魄合魂屬陽魄爲陰陰陽

相和道氣內降命根堅固身體清安若以酒色
昏亂形體魂歸一見去身七步之遠穢惡衝射
魂乃復去七魄因魂不能來合則其陰氣愈盛
鼓舞得志肆情恣慾若三度昏亂魂不得合魄
者則陽衰陰壯七魄與陰鬼交通但思淫亂
常人精每虧少但凡交感激撓一身之骨格攪
動一身之精髓情慾纔動心君亦淫三尸搬於
上七魄摧於下方得精自兩頸而上由五臟升

泥丸與髓同下自夾脊雙關至外腎交姤此爲
五濁世間法故李宜春曰精之在體在骨絡猶
金之有液水之有脂因慾火下熾遂克化而爲
物莊子曰既已爲物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善
攝生者先除慾念

劉真人洛陽三年日唯觀空遺忘愛根纔動便
誦曰北都泉曲府中有萬鬼羣但欲得人筭斷
絕人命門誦此誣章愛根斬然蓋北都泉曲府

乃人之慾根也慾根纔動羅鄴起漫漫之黑雲
六鬼交鋒妖精趙淋淋之苦雨學人到此要降
伏之

玄同子曰仙家只要留得精住則根本壯盛生
氣日茂若慾心不息靈根不固則精薄而元氣
之生日少漸漸竭盡以至於亡禪客曰若不斷
淫慾而學禪觀猶蒸砂爲飯雖百千劫只名熟
砂不得爲飯然此事須在清心絕念上下工夫

宗鏡錄曰久種善根深逢塵塵不侵不是塵不
侵自是我無心此正所謂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邪魔不入慾火潛消自在逍遙與虛空等方是
絕慾世人不知隨起隨抑傷損元和或又以不
泄爲還精補腦神氣已去徒留敗滯之物積於
腰腎致成奇疾何其昧哉

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最宜節慾蓋勞心而不節
慾則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水耗而火熾則肺

金受害傳變爲勞瘵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宜書月令置
諸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
初生其氣微矣如艸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
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
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

清淨則內腠閉拒雖大風苛毒弗之能害

東垣云生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臟皆

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爲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會亦暗流而疎泄矣所以聖賢只自教人收心養性其旨深矣

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火大旺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土大旺土旺則水衰古人於夏獨宿淡味兢兢業業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

屬子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爲來春發生升動之本此時恣欲戕賊至春升之際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之病此五箇月一年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爲一月之虛風霧大雷虹電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愁怒驚悲醉飽勞倦謀慮勤動爲一日之虛若病患初退瘡癩正作尤不止一日之虛與俗所謂注夏病此四者之虛亦宜暫遠帷幕保全天和

前五箇月宜出居於外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
人從慾中生死孰能無慾但始則濃厚次則淡
薄次則念頭雖起過而不留次則雖有念如嚼
蠟而無味又次則無念斯爲工夫耳古箴曰不
怕念起只怕覺遲○仙家道人非有靈積精養
炁以成真

呂純陽云獨上高峰望八都黑雲散盡月還孤
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養得兒

形似我形我身枯悴子光精生生世世常如此
爭似留神養自身

孫仙姑云十歲童男正好修大丹無漏可全周
金丹舍利全不壞清淨身心赴羸洲○二十上
下娶嬋家活鬼同眠心不怕掀翻金鼎走丹砂
拽倒玲瓏七寶塔○三十已上火院牽恰似蠶
兒蠶內眠渾身上下纏縛定不悟菩提不悟憚
○四十生男長女多元陽耗散損中和思量苦

來從前苦急急貪花恨不多○五十以上老來
休少年不肯早回頭直待元陽耗散盡恰似芝
麻壓盡油○六十四五老乾巴孫男孫女眼前
花那怕七十活一百皂角揉殘一把查○迴光
影裏一骷髏半臥荒郊半土坵喉中若有三寸
氣貪財好色逞風流○妻是猛虎兒是狼我在
羣中作一羊但得喜時同歡喜他門煩惱我遭
殃○背上搭鞍驢共馬鼻內穿索駝共牛爲甚

畜生偏受苦好人勸着不回頭

中和集曰天壬地癸乃天地元精元氣節之於
外則成人益之於內則成丹世人不知生男生
女實由命分中得不由人力若不斷淫絕慾自
爲修養直待精華耗竭早至夭亡大可惜也又
豈知寡慾而得男貴而壽多慾而得男濁而夭
耶

碎金錄曰吾諦觀人世誣誣然趣死者如百川

東注也其死所有二焉觸名位之禍機冒祿席
之畏途能不邇者萬萬中或有一二
清虛丈人食雄鷄語人曰雄鷄骨強肌澁亡陽
故也線鷄則不然君子可以知惜精保身之術
矣

許魯齋曰萬般補養皆爲僞只有操心是要規
象山先生登鬼谷山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
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

健諸人皆困不堪

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象
山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極養之功不
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
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
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象山曰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
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又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戰戰兢兢那有閒管時候此是象山完養工夫

陽明先生曰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

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

按難經有損腎益精少陰氣絕骨枯諸論與

脉經腎經病證及首楞嚴經佛示阿難第一

戒姪等教皆詞旨深奧難於參悟茲所采錄

惟古訓之易曉者故鄙俗不忌也夫里曲村

跋謠樵歌牧唱苟可以回風而勸俗則不必莊

馬語之以典謨詩禮之文矣而亦何病其鄙俗

攀也哉初機之士凡置一冊或火自內起或魔

是從外來淨心披閱懼然知懼似炎鬱而御雄

風道暘而投甘露也有不清涼稱快者乎昔

嬾安牧牛一回入艸驀鼻拽回猛着精彩久

自純熟謂茲編為穿鼻之具亦可也彼上根

大乘靈明照了色卽是空夫何藉此

於來報心辨閱覽然賦對心炎贊而咄咄
也辨味對之士凡置一冊如火自內賦也
晴之以典藉藉對之文矣而亦何礙其獨
錯熱想妙即昔可以回風而博谷限不必

跋

萬曆壬午秋色父母褚侯以才望調浦城瀕行
攀臥者不啻千萬計余不肖亦編籍中之一人
是日隨父老後追留百里許侯命舍簷帷進諸
父老而慰遣之因出篋中所携書一冊諭之曰
此滌上皆春居士作也養生者誠不可不知云
余拜受而閱之則食色紳言也二者人之恒性
居士顧欲人有以制節之而吾侯又因以遺之

得無與作者之意同乎孟子曰養生王道之始
侯蒞寧踰歲其施爲注厝凡王政之所當先者
頌在口碑存之方策固非楮氏所能殫言茲又
以此壽吾民欲老安少懷咸於是焉致之侯之
惠於吾寧者旣深而愛於吾民者何切至林林
總總繼自今克保天和而免於夭折者孰非侯
之賜哉父老謂宜廣其傳因付之鐫梓而紀其
歲月云楊廷貴撰

國朝

閩部疏

閩部疏序

瑯琊次公以督學之暇疏閩部成裹一編寄僕
吳門曰往余不嘗序足下荆溪疏乎蓋無言不
讎請受報於子僕文不足當瑯琊公下駟其曷
敢以爲報然平生交於閩之人也夥故稍習閩
事閩故多君子嫻於辭又多佳山水饒物產海
陸之珍甲天下每恨不能名取宦游其間其次
客游無舌賈游無裝獨游又無濟勝之具聞人

言荔子輕紅徒有瞪目垂涎安能縮地而南日
啖三百顆令齟齬皆甘也夫督學使者行部坐
襜帷中尊嚴如神明旛旄蔽天鼓吹震山谷衛
尉督郵負鞬矢而將迎者千騎遮道填擁不得
前卽有青巖墮馬首鳴瀑濺人面閉日俛首莫
敢左右視旣入臺寺葳蕤之鎖扃其扉樹籬插
棘游徼干楨而課諸生雕蟲之技雌黃甲乙有
同嚼蠟惟恐一不得當仰屋搔首者幾矣何暇

褰帷伏軾指麾顧盼而談游觀之盛哉次公此
疏其模寫宛盡叙致曲折思若凌雲言若霏雪
述山川如少文之繪壁陳險要如伏波之聚米
論風土如弘之之纂荊州陳詞賦綜名物又如
稚川之雜記西京事大要其旨簡以穆其才博
以粲其文霍靡以蒼蒨使覽之者恍似經黠淡
探武夷泛九鯉陟七臺往來紅蕉綠柚之下聽
秦吉了鷓鴣聲左手擘丹荔右手拈碧觴噉蠟

房咀蚌螭與幔亭僊侶相拍浮耳茲其文非所謂黼黻人羣丹青巖壑者耶若夫荆溪蕞爾荒邑其視閩部曾不比於函谷一丸泥以僕疏若序而較次公之撰其相去亦猶此矣丙戌秋日

王穉登序

峽山川峻也文也餘望刺劍要吹於此之梁米
流其對富來盡除廷曲泚思昔交雲言昔雲雲
寨神大輝赫聖靈現而精氣騰之溫若太公此

閩部疏小序

今天下內外官得行部過者直指督學兩使者而已世懋束髮宦游多歷海內名山大川而恒以未識閩越啖生荔枝爲恨歲甲申

詔起爲閩督學使者以是歲十二月入部過武夷山雨中酌先大夫祠而去弗及遊以明年之正月從福州出校汀州始迄七月而畢八郡旣已低首日夕校士而居恒慎儉不好市閩物不

羅致珍羞餽飮然頗有揚子雲之僻時時簪筆
從輿人問及輶車所經見輒記赫蹄上久之成
袞其言散蔓複雜都無銓次竊比於葛稚川盛
弘之之義例云爾倦遊且歸鄉人父老從我徵
閩事者懶於口授手一編示之庶幾人得臥遊
後有宦遊茲土者當知予言之非侈萬曆乙酉
冬十一月損齋道人王世懋書於莆之念白齋

寶顏堂訂正閩部疏

吳龍王世懋敬美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訂

秀水陳天保定之校

天下堪輿易辨者莫如福州府登行省三重樓
北視諸山羅抱龍從西北稍衍處過行省小山
坐其中烏石九僊二山東西峙作雙闕其外托
則東山高大蔽虧日月大海在其外是謂鼓山

朱元晦所書天風海濤處也西山迤邐稍卑狀
若展旗曰旗山以配鼓其前則印山若屏爲南
案似人巧湊泊而成者然猶未覩水所經宿已
登烏石山望則大小二水歷歷在目大江從西
南蛇行方山下南臺江稍近城而行大江復從
南稍折而東北南臺江水合之汪洋瀾漫東下
長樂入海其山水明秀如此土人猶謂方山稍
西俗名五虎追視有猛勢以爲微缺陷處然予

謂卽東方山而平之亦終不能作天子都何者
愈顯則根愈淺愈巧則局愈小

省府之南山曰方山繇三數十餘里形甚恠偉
俗名五虎山數之正浮志言九龍鼻索之又不足

布政司在山上堂後一大樹是榕樟二樹相椽
結而生鬱然干雲因爲堂以嘉樹顏之余與玉
叔俱有詩

福州府布政司前多甃甘泉土人初名曰第一泉第二泉每大比五魁多爲泉人所占以爲泉讖也改類曰一福井二福井文理殊未啗然每放勝泉士褒然如故

行省鼓樓高絕云是越王無諸建都處也古蹟多在建南諸郡稱越王臺者以數計而歙南平之王臺驛最顯驛以此各有越王古墓在第未知是何王耳閩王審知兄節度使潮墓在興泉

由福之南門出至南臺江十里而遙民居不斷橋跨江中怒石踞立離舟鱗次亦一勝處也過此山行數十里間荔枝龍眼夾道交蔭丹榴綠蕉疊斐間之令人應接不暇舟渡西峽浩渺洶湧望江勢滔滔赴海擊楫而生壯懷

去省城南八十里而近爲靈濟宮卽京師所奉二徐真人也本駐兵此地宮亦勅建至今禱

閩音
雨者往焉南十餘里爲大田驛其間有流泉水
碓豐原美植大是沃壤

由石竹山而北至常思嶺三十餘里間皆福清
縣屬特多崇岡壯岳峰骨怒立巒岫皆欲飛舞
五虎一臺陡懸數十里外皆奇觀也常思嶺以
南山皆南向歎此嶺北拱遂爲閩縣屬水東北
流矣二縣所由界也

諸谿合流至水口以東汪洋巨浸大似浙之富
陽江經芋原西峽益濶流入長樂大海潮汐上
下二百里何異錢塘江而名稱不盛一統志所
云南臺江亦此水別支也以南臺一鎮辱之令
人稱屈

省府北井樓門出爲連江羅源道與福寧州隣
多高山大嶺行甚嶽崎連江號有人才盡此境
而北科甲寥寥矣福寧北與永嘉連西與建安
接瀕海多魚鹽梯航之利民富而尠知禮觀風

督學二使者所不至也

閩中獨荔枝奇絕龍眼名荔枝奴真堪作奴耳
次則佛手柑橄欖皆中原所無品亞荔枝又有
山果名黃彈金扣子羊桃皆異產然味苦不足

登俎

柚大而麤柑橘中最下品也福延間多有之花
亦奇大三月間開香氣甚郁余嘗有詩云最好
南平三月景滿城微雨柚花香

橄欖在芋原上八十里間沿麓樹之蒼鬱可愛
甘蔗洲猷多土人雖擔城市貨之頗不登羞
蔗有二種飴蔗節疎而短小食蔗節密而長大
凡飴蔗擣之入釜徑煉爲赤糖赤糖再煉燥而
成霜爲白糖白糖再煨而凝則曰冰糖美人蕉
福州爲多而無蕉實泉漳間始家樹大蕉小曰
芽蕉皆能實實後斫而絲之是爲蕉布其實大
都如吳中所生甘露第彼作瓣有露無實此囊

生纍纍可乾食耳然味甜無韻故不如美人蕉
花可供玩蕉花猷盛余廨中以盛冬發一紅瓣
上抽綠苗三四月間齊放簇若朱蓮經月不敗
大是佳卉

閩地最少楊柳福州城中士大夫園地邊間有
一兩株作長條拂地不能拱把

閩地最饒花獨杏花絕產亦一異也

陶方伯嘗言閩中海錯定虛得名耳余恠問何

以曰蚶不四明蛤不揚州蟹不三吳余大以爲
然蚶大而不種故不佳蛤乃車螯非蛤蜊也蟹
之別種曰蟬螳吾地名黃甲此名海蟬特多此
種而蟹乃爲異狀不中食此又一種非真蟹也
猷興化數里河中有蟹形味俱似吳中而土人
不之重豈曰厭海錯不能別味耶

海錯出東四郡者以西施舌爲第一蠣房次之
西施舌本名車蛤以美見謚出長樂溲中閩俗

重歲首民間不開正戶慶節後卽相率拜墓挂
紙錢一如清明迎春日多陳百戲盛亭臺之飾
坐嬰兒高槩上兒皆慣習飲噉自若了無怖懼
千夫百騎繞堂皇而出唱呼跳舞勞以曆書惡
少輩多舞獫狁求索尤甚卽藩臬長無奈之何
士女傳觀填街塞巷自茲春事日盛尤重元宵
十三日始放燈數步一立表一表輒數燈家聯
戶綴燦若貫珠如是者至下茲猶不肯撤有司

禁之縉紳先生不平見顏色是月也一郡之民
皆若狂

端午節尤重競渡所過山溪數家之市皆懸舟
以待往往毆擊至殺人成獄禁稍弛復競其俗
成不能革也

興化古莆中景物亦大佳第國狹而貧耳江口
渺漫漁舟宿步始見海氣東北多良田廣陂畝
直三十金其陽皆山也二十里抵瀨溪道旁多

古木穹碑皆先朝大臣彭惠安輩賜葬之所令人肅然興仰止意

興化背太平山而城以壺公爲案兩山皆峭拔木蘭陂出壺公下登城北山望東南大海浮空檣帆皆見

從興化西門行可八十里至九鯉湖其地非猷以夢靈著異也飛泉九疊下匯爲湖漫漫欲過蘓門百泉豈以瓌境故爲仙靈所託耶福清縣

石竹山亦有九仙靈蹟其山亦宏麗在宏路驛大道傍土人祈夢者以秋往九里湖以春往石竹山石竹山是九仙離宮爲行春治所耶

仙遊縣在楓亭西五十里非祈夢九鯉湖者不入縣

楓亭驛荔枝甲天下瀾山被野樹極娑娑可愛亡論丹實纍纍驛甚宏壯中庭六株荔子色皆參天

荔枝以興化府楓亭驛爲最長樂縣次之柑橘以漳州府爲最福州次之

荔枝名以狀元香爲最然實不如長樂勝蓋肉厚而味甘當爲種中第一第乾之不能如狀元香風味

閩地頗畜蠱其神或作小蛇毒人有不能殺者獨泉之惠安最多八十里間北不能過楓亭南不敢度洛陽橋云蔡端明爲泉州日捕殺治蠱

者幾盡其妖至今畏之以橋有端明祠而楓亭僊遊屬端明卽僊遊人也土人之莊事端明如此

自惠安以南山漸培嶮以到海脉窮也而特多巨石林立碁累多不可名狀或臥或起恒若位置嘉木蔭之居然園林間景

洛陽橋一名萬安大江中五里石梁虹臥水上蔡端明真神人也近南岸一山皆大石倭亂時

城其上而樓之肩鑰甚固倭不能過洛陽之南
晉江虎渡二橋亦稱鉅麗

吳中雖盛有石梁若令見萬安橋必吐舌亦由
閩溪中篙師不知吳楚間有萬石樓船也泉州
城大於福北負洛陽江南面晉江倚泉山而城
堪輿家謂爲三台山八卦水故多縉紳去城東
北五里一荒山纍纍諸墳本漏澤也而名曰官
山以泉人發科第者其祖父多葬其上下利後

人遂令逝者體勢如厲

泉州城大而土曠士大夫皆散處余以六月行
部人家多依原隰爲園林肩輿過其下嘉瓜四
垂朱槿熠燿綠袖扶搖於短垣之內丹荔點綴
於碧葉之上真令人目不暇給

泉之南北奇石尤多名紗帽者有名馬頭者
有名鼓者有名青蛇者有名蝦蟆者都如巨靈
斧劈五丁負置四十里外一石龜聳坐磐石上

宛若斲成遂以名郵
昔聞長老言廣人種綿花高六七尺有四五年
不易者余初未之信過泉州至同安龍溪間扶
搖道傍狀若榛荆迫而視之卽綿花也時方清
稔老幹已着瘦黃花矣然不可呼爲木棉木棉
花者高樹丹花若茶吐實蓬蓬吳中所謂攀枝
花也楊用修具載丹鉛以爲異曰雲南霑益州
有之聞嶺廣尤多不知惠安志已載此樹名爲

攀桂花楊乃曰斑枝花與吳中攀枝花蓋三名
一物也花品不當綿花僅堪絮褥耳

漳州羅萬戶良在元末守漳有功爲陳友定所
殺其名甚著而一統志不載今載郡志余往來
見巨石道旁皆鑿羅萬戶重生父母其爲漳人
愛戴如此入泉境兩巨石亦有鐫書一曰攀轅
石一曰臥轍石意字俱不雅問知是俞總兵大
猷駐兵處其門下人侈而書之然俞亦近時名

將也

漳州氣候最煖草木皆先時華余以四月抵郡
廨中盛有所植盤飴間頗不乏味崇蘭桂子茉莉
蓆葡萄一時並開荔子蕉黃舊橘新李同案而
薦紫茄蒂於陳根王瓜枯爲靡草誠寰中之異
境也

荔枝在漳泉間以四五月熟厥名火山肉薄味
酸驟食之能損側生聲價

鷺窩菜竟不辯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鷺
所築啣之飛渡海中翮力倦則擲置海面浮之
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啣以飛多爲海風吹泊
山灣海人得之以饋大奇大奇

海味重於天下者稱西施舌江瑤柱泉漳間皆
有之而苦不稱美其它鱗介殊狀異態多不可
名而最奇者龍鰕置盤中猶蠕動長可一尺許
其鬚四繚長半其身目睛凸出上隱起二角負

介昂藏體似小龍尾後吐紅子色奪榴花真奇種也

泉漳間燒山土爲瓦皆黃色郡人以海風能飛瓦奏請用筒瓦民居皆儼似黃屋鴟吻異狀官廨縉紳之居尤不可辯

陶方伯景熙愛談堪輿家余偶爲言武夷山盆中景耳論奇故當以分水關爲勝景熙擊節賞歎以爲知言此公自論形勝耳然實入閩一大

奇也初余夜宿廣信而雨自鉛山行入車盤驛晴且二日矣忽望雲中挂數峰尖皚皚作白色私自恠豈其有葱嶺雪山而在此地問昇夫云此車盤以東入閩界也余猶疑之登紫溪嶺則已巉巉峻絕昇夫陟巔喘吁乍息而分水關正當面出其峰聳削天杪白雲滃之峯頂隱見頃刻萬狀或作齒齒或作連環或作青螺或作金剪真天下偉觀也後以詢老妻稚子無不稱奇

國朝政
矣飯車盤易舁夫冉冉徐度背挨踵接如是者
十里許皆逆泉聲而上初視山巔松皆作蔚藍
色已稍迫視故雪也然尚不自意爲殘雪中人
稍上見民家茅舍滴水心始異之更上則積素
鱗集山砌矣山中言使君大福祿相昨度此
雪擁不前且奈何分水關巡檢閩屬也遠近頗
言此山之秀能西發費相家抵關下輿回望峯
尖尚在掩靄中雲氣勃勃始信前所見異身度

之度不能到者此峯尖耳從此迤邐東下山勢
皆如龍翔鳳舞水從雲中下墮百千丈輿逐之
行琤鏦灌木間彌下彌濶是謂建溪源矣蓋以
一水分爲二山以二山分爲二省人從空中作
地界何必堪輿家始稱奇也一統志以東溪爲
建溪大非且云合武夷諸水更誤東溪從浙之
處州來何與武夷古人所詠建溪險者卽西溪
也今建陽有建溪驛可證

建寧西南坳有山曰鐵獅從溪南渡歷數招提
始至其山左分爲赤芝右分爲雲際寺曰開元
閣曰丹青雲際之上有泉曰陸羽泉之右折而
上浮圖歸焉登山北望建寧城長虹跨水萬家
鱗集建溪流其下作雷霆聲蓋亦粵壤也

建寧行都司是元陳平章有定開府極宏麗初
以鼓樓爲門今移入二百步許猶朗朗可觀後
園有竹樹池沼臺亭之勝細泉溝流溢爲方沼

其源直從處州龍泉來抵此始入溪園多大樟
皆十許人合抱一樹中空可容五六人坐槎枒
下垂儼如巖洞不知爲樹也

朱元晦先生祠在建寧城東北甚敞麗以 上
命稱闕里其裔孫五經博士家焉青衿時有二
十許人合建陽之族可得四百許人

建延之間有宋游定夫楊中立羅仲素李愿中
朱元晦諸賢及胡康侯劉勉之蔡元定父子兄

弟祠屋墳墓本名海濱鄒魯以此若乃化此文
翁文似相如常丞相之爲名宦歐陽博士之爲
鄉先生閩東又首善地也

建寧平政橋跨大溪遠望若不停近視始見蓋
施柱高甚上覆視卑橋下石林立險甚輿過其
上轟轟恒若霆擊不辯人聲隆慶初溪漲橋崩
復建爲費鉅萬

建溪之險黯淡灘稱絕去延平五里而遙舟行

者多登陸避之余性狎水凌晨直下灘苦無紆
曲非長年所畏第水高數尺舟似建甌波濤奔
湧珠絲迸濺人衣亦一奇觀也灘之上有神宇
豈宋人疏鑿時所建耶

閩中諸郡邑大都依兩溪合處爲勝如延平府
府之順昌建寧府府之建陽皆然建寧府治在
東西大溪經城西而南東溪從東北來經南門
而西會西溪直下建陽縣治在西大溪環其東

而交溪考亭溪諸水西來流經南門而東會東
溪直下大都如梓人尺左右用之耳皆會合有
面勢順昌雖合流一從正東一從東北會於城
之西南似少縈抱故不如二建

自邵武之建陽非孔道也然所過六十里間是
閩西最佳麗地原隰夷衍竹樹田疇豐美饒裕
囂落相望烟火不絕夾溪面衡人家時有數百
於時二月將盡躑躅始放梨花未殘海棠金爵

盡以樊圃山花野卉多不可名真令人

應接
不服

自邵武至順昌溪人皆名爲樵水其實非也水
名大溪從光澤以西來甚遠樵水出邵武樵山
下細流貫城中入大溪耳一統志又云紫雲溪
今誌亦不載

將樂溪從邵武建寧縣來東流至順昌合邵武
水又東合沙縣水經延平府城西又東合建溪
而南下爲劍津舊傳化劍處也將樂溪甚大城

南三華橋長與建寧平政橋埒溪不名故一統志失之第二云孔子山突出溪中不知竟是何水沙縣水源從汀之寧化縣經清流域下逶迤至永安沙縣始出與順昌水合水迅灘惡爲閩中第一險處一統志所云沙源是也

邵武山多作石壁下映澄江然苦無奇瓌觀之

上四郡大都山郡路皆逐溪行溪中無石子而皆巉巖大石險惡百態故其地有怒舟而無怒

馬舟多三板薄裝延津而下才有官舟行行不戰間有觸立碎而長年狎習終不令敗每當急灘一瀉目不及瞬亦一快事也

閩西諸郡大都兩山壁立中行一水亡間巨川細流中皆悍灘怒石撞擊澎湃其傍隙地壅爲畊畝千塍百圩僅如盤盂久行登頓山麓忽開瞥見曠土漫川柳塘桃塢便似游子還鄉
福建之間建溪之陰爲尤溪口入可四十里有

山童如鋼鐵出焉其陽有民居十餘戶舟人云
山氓鑿得鐵卽渡水北鐵乃可爐經宿不遷鐵
不可煨余始不然再問知果爾政自難解
閩中水碓最多然多以木櫃運輪不駛急溪中
壅激爲之則佳順昌人作紙家有水碓至造舟
急灘中夾以雙輪如飛舂聲在舟余戲謂此洞
庭賊楊么故製耶
山田薄無糞農家燒山茅候雨至流入田中爲

糞以故入春則山山皆火舟中夜望山燒爲奇
陸行遇燒山皆童而黑殊乏景趣

閩中大都氣煖春花皆先時放方二月下旬已
見躑躅每肩輿行山徑中喬松灌木互相掩映
綠波外揚丹崖內聳鷓鴣啼晝晝肩弄舌殊不
知巾車爲苦

西三郡水皆朝宗於福自長樂入海獨汀水南
行入於潮陽水名從丁南位也故七郡疆政統

於福轉運而汀獨食廣鹽

汀州地大而交於旁省山川之勝多於建延自長汀以南上杭以東險惡多瘴聞裴太僕云其屬邑永定與漳之龍巖接境處有洞奇甚意此類尚多沒蠻落中不知耳

歸化故無縣成化間割郡之寧化清流與延之將樂沙為縣至今生聚寥落然境內雅多奇觀余所遊有獅子巖滴水巖而滴水巖為最勝見

余賦中其東接將樂則玉華洞出焉西抵清流則玉華西洞歸然道左蓋其地實靈巧所也

鍾

玉華石出將樂然不產玉華洞中近益艱得滴水巖大勝宜興善權洞所不如者善權下有水洞耳玉華洞石色不如宜興張公洞而迤邐可七八里中小洞幽巖無慮數十滴水成井溢井成河粵敞各適無張公偏仄之苦故為勝之汀郡小巖可遊者曰霹靂巖朝斗巖蒼玉峽是

宗子相徐子與故宦遊處題詠頗多朝斗巖差
遠而幽餘皆近城

汀人多種李二月時田園碎白滿野時聞紅桃
繽紛可喜入延境絕不見李而特多梨花尤壯
雅殊令人寄情閩中梨稱建陽爲佳產故當不
作蒸食

余始入建安見山麓間多種茶而稍高大枝幹
槎枒不類吳中產問之知爲茶油非蔡君謨貢

品也已歷汀延邵愈益彌破山谷高者可一二
丈大者可拱把餘以冬華以春實榨其實爲油
可鐙可膏可釜閩人大都用之然獨汀之連城
爲第一閩之人能別其品

自崇安周八郡驛路三千餘里而遙路皆甃石
獨漳泉間稍因剛土耳一望盤紆脩索可鏡擔
夫行子屨迹不沾尺土爲工亦鉅矣若吳之白
公堤杭之蘓公堤以兩公橫得名耳以數計之

蓋萬尋方寸也

閩山之鉅麗者武夷九鯉湖而外邵武之七臺山漳浦之梁山福清之黃蘗山皆名山也余行部所不至殊以爲恨

閩地陸行惡無若漳之汀水行惡無若永安之沙縣余皆幸舟車不及

建地皆山也而多泉不甚虞旱建溪南輪福人賴之泉漳間山薄無泉海近易洩故其地喜雨

而惡旱田中多置井立石如表轆水而灌亦云艱矣每遇天旱開府以下惕惕憂恐蓋漳民饑則易動也然民皆航潮米而食不專恃本土凡福之紉絲漳之紗絹泉之藍福延之鐵福漳之橘福興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嶺及浦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計皆衣被天下所仰給它省獨湖絲耳紅不逮京口閩人偵湖絲者往往染

翠紅而歸織之

閩山所產松杉而外有竹茶烏白之饒竹可紙
茶可油烏白可燭也福州而南藍甲天下海錯
飴餉實稱利筦

延平多桂亦能作瘴福南四郡桂皆四季花而
反盛於冬凡桂四季者有子唐詩所云桂子月
中落此真桂也江南桂八九月盛開無子此木
樺也

延福以南有竹藜生涉冬抽萌慈竹類也而長
刺雲大者拱把吳越慈竹迥出其下

粉竹春絲爲佳紙料者美於江東白芩

建邵之間人帶豫章音長汀以南雜虔嶺之聲
自福至泉馱舌彌甚南盡漳海不啻異域矣然
閩西諸郡人皆食山自足爲舉子業不求甚工
漳窮海徼其人以業文爲不貲以舶海爲恒產
故文則揚葩而吐藻幾埒三吳武則輕生而健

鬪雄於東南夷無事不令人畏也

漳人既業文尤多習射民間儒童每大比歲都
蠅集省下覬所謂大績遺才者不得復留以就
武試又材官多能操觚伸紙作經生語故榜出
五十人大半是漳人也

福州以南橋皆不亭但以巨石壓之雖重不殺
亭亦由水性不卞也不然洛陽晉江詎能施南
北二虹

閩中橋梁甲天下雖山坳細澗皆以巨石梁之
上施榱棟都極壯麗初謂山間木石易辦已乃
知非得已蓋閩水怒而善崩故以數十重重木
壓之中多設神佛像香火甚嚴亦厭鎮意也然
無如泉州萬安橋蔡端明名幾與此橋不朽
地氣莫煖於東南若福南四郡地居東南偏飛
霜所不灑故生荔枝水口離郡城稍西北僅兩
程許荔枝絕種矣余以盛冬入福州芭蕉葉無

潤者癩中美人蕉纈紅鮮甚比出過延平已入
春而蕉葉始放乃知二百里外蕉無冬葉矣然
吳中蕉三月始抽萌視延津尚遲兩月
閩之南有木焉非檜非栢厥名水杉非竹非稷
厥名枕榔皆美植也

榕賤木也材不中器爨不生焰至福州始多故
以名城然至漳泉間更多而鉅扶疎旁出根如
流蘓下垂着幹卽拖負爲一輪困連拳好作恠

狀其根盤地峻嶒蚪臥恒畎許多根故易茂而
難拔不才故寡伐而長壽其自處暗與道合者
居民植之以當堪輿之屏翳行子賴之以爲憇
息之嘉庇豈所謂無用之用耶
斷腸草一枝三葉葉大如萋食之輒死山谷中
在在有之民間鬪不能勝服之令妻子扶而之
怨家死焉其妻子利之亦不甚禁也怨家富而
畏事厚償之去不者亦服以抵償官惡其事爲

下令服草死者不給埋錢第令致斷腸草十斤
於官而焚之計久而銷然不能盡除也解此毒
者首以蜜灌之已復灌羊血吐出可不死
鳥之異者曰白鷓鴣八郡皆有之白鷓最有
文彩主人不能馴每以飢餒筵間鷓鴣斑而善
啼可籠畜味美閩人爲之語曰山食鷓鴣摩海
食馬鮫鰓若白鷓鴣五色鷓鴣秦吉了倒挂諸
異禽皆舶海外而來偶一有之非其產也

黑羊皮能療杖創京師艱得獨閩中盛產黑羊
白者曠見耳八郡歛汀不產羊每遇祭祀貴價
從它郡償之其餽餘輿隸皆棄而不食生不知
有此味也

蠣房雖介屬附石乃生得海潮而活凡海濱無
石山溪無潮處皆不生余過莆迎仙寨橋時潮
方落兒童羣下皆就石間剔取肉去殼連石不
可動或畱之仍能生其生半與石俱情在有無

之間殆非蛤蚌比也後漢書鰻魚註云鰻無鱗
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卽以狀蠣
房何所不可南蠣北鰻故是造化介生別構
瀕海諸郡以鰻皮代杓歲省銅千餘斤以蠣房
代灰真石灰乃以配萋葉檳榔啖珍若食品
鰻之爲物介而中圻厥血蔚藍熟之純白尾銳
而長觸之能刺斷而置地其行郭索雖常負雄
觸筍而逝或得其雄雌亦就斃

由蕭城東門而出此走海道也竟三十里間壺
公挺其鉅麗萬玉標其餘秀黃石窮其曼衍塘
下一鎮冠蓋所居陂水環迴如玦如帶真天下
勝區也弘正之間人才甲於八郡實鍾斯美嘉
靖末城破於倭黃石巨家煨燼砂礫迄今未能
盡復士多糊口四方人才從此衰焉二十年後
休養生息當還舊觀矣從黃石東行六十里而
遙爲平海衛從南行六十里而遙爲吉了巡檢

司皆負海而城平海正當大洋東南二面了無障蔽登城東望日下黯黯一點青爲烏坵倭夷所經行處也天清時小琉球亦隱隱可見云海風日夜吼山爲震動樹皆西靡殊令人難久居吉了多山戰艦可泊民居稍稠南日寨以收汛時託焉余行海上按視城壘殿最將士皆留信宿頗稱偉觀

莆人於海味最重鱒魚及寄生鱒魚卽浙之望

鮐爲最四季開者爲珍又賽蘭蔓生樹蘭木本生其香皆與蘭埒

興化城中有水從西來滙而堰之立石紀小西湖三字字道而有韻太守岳季方筆也岳以閣臣出守故能破文濫行已意然亦被謗書彭惠安郡人也力明其無它僅得致仕
山果中有枝葉略似鳳尾蕉者曰山龍眼結實累累視龍眼小而味酸山僧取以供佛

天下山躑躅莫盛於豫章餘于安仁境內紅有
 濃淡二色閩中不逮也然此地紅躑躅未盛開
 時有一種紫者先開多在泉石邊亦甚麗豫章
 所無也紅殘後豫章復開一種黃者亦此地所
 間有
 滇茶不寶珠而色鮮好嬌於寶珠茶其大如盃
 瓣有重臺交覆可當芍藥莆人林大輅中丞宦
 彼帶一株歸今傳種家有之開時千朵艷發綠

葉掩映大是佳卉

按余記閩部而猷詳於莆以分守所駐地也故
 以終焉

閩部疏終

葉樹類大景畫侍裡家有之開時千朵艷發綠

以絲畫

此余暗調時而難言於前以今紙紙此此

